

書叢年少明光



美國孩子的命運

譯 青 嘯 著等基斯夫索岡·C

書 叢 年 少 明 光

運 命 的 子 孩 國 美

著 等 基 斯 夫 索 岡 · C 聯 蘇

譯 青 甯

版 出 局 書 明 光

“美國孩子的命運” 一九五一年六月 初版
一九五一年七月 再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光 明 書 局 發 行

總店：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・電話九六四二〇

支店：廣州永漢北路・成都祠堂街

再版 6001—9000 冊

定價 3,800 元

目次

第66聯合大道.....	С. 岡索夫斯基著	五
ФЕДЕРАЛЬНАЯ № 66	С. ГАХОВСКИЙ	
湯姆的命運	А. 莫羅淑夫著	三
СУДЬБА ТОМА БАЛМА	А. МОРОЗОВ	
畢克的家	Л. 和 Н. 哥馬羅夫斯基著	四
СЕМЬЯ ПАК	Л. И. КОМАРОВСКИЕ	
格林的學校	Л. 和 Н. 哥馬羅夫斯基著	六
ШКОЛА РОБЕРТА ГРИНА	Л. И. КОМАРОВСКИЕ	



第66聯合大道

他們一共是四個人。正確點說，只有三個人，因為羅莎還給母親抱在手裏。

父親走在前面——他是個四十五歲出頭些的男子漢，身材高大，肩膀又闊又寬。他彎着身子走，好使背袋的皮帶少勒在肩膀上，可是當他挺直身子時，一下子就可以看出：這是個多麼魁梧，多麼強壯的漢子啊。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藍工裝，戴着一頂皺得不堪的粗布做的鴨舌帽，腳上穿着笨重的、釘着馬蹄鐵的皮鞋。他下顎突出，眼眶深深下凹，由於風吹、日晒和一路上的灰塵，已把他的臉兒變成褐色了。他垂下頭，望着從腳

下溜過去的、那無窮無盡的灰色大路。

母親稍許走在後面一點。她是個強壯的女人，肩膀寬闊，臉兒給太陽晒得變成栗色，她光着腳穿着鞋，穿着一件給陽光晒得發紅的短上衣和寬大的裙子；她時時把掛在額前的那烏黑的髮髮按按好，同時，驚慌不安地望着睡在她手上的那三歲的小女兒的臉。

男孩子走在最後，遠遠落在大人的後面。他拿着一頂帽邊已經破了的大草帽，垂下手，帽子幾乎碰到路面上。小孩子總是不拿什麼重東西的。就是他隨身帶的兩本書和一把印第安人用的弓，也已經在阿馬利里奧附近——離這兒二百公里的地方扔掉了。

各種牌子的汽車飛也似的從他們身邊開過：有鮮紅的『通用汽車公司』的流線型汽車。有笨重的大卡車，軋軋發響的老式『福特』汽車。本來可以請求那些汽車帶一下，可是那些自備車的主人，從來就不肯帶送流浪漢的。而大卡車的擋風玻璃上，通常總貼着『禁帶旅客』的字條。也許老闆是吝惜那化在不必要的貨物上的幾滴汽油吧，也許他們不願意司機因為和旅客聊天而分了心吧，又有誰知道他們呢！

他們三個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，可是那些思想的過程，對整個家庭說來，却是一樣

的，這一家人，從德薩斯州順着第六十六聯合大道，向加利福尼亞州走去，已走了一個多星期了。

『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』父親默默地想。『喏，自己有一間小屋子，有菜園，妻子在菜園裏種春季的蔬菜。自己已有工作——在汽車廠裏造汽車的好工作。大家都尊敬你，星期天在街上碰到技師的時候，連他也要脫下帽子。而後就開始謠傳着失業的消息。你想這是和你無關的。喏，有一天去領薪水的時候，突然拿到一張解雇書。你對出納的人說：「你聽我說，要知道我在這兒工作了二十年哪。」而那個人却說：「別人怎麼吩咐我，我就怎麼辦。」於是出納處的小窗口砰的一聲關上……』

母親想起大兒子。有了這樣大的兒子，做父母的是可以不用害怕自己衰老了。他身材高大，肩膀寬闊，天生快活。一九四三年，當他們告別的時候，他一把抓住母親，像羽毛似的舉了起來，說：『媽媽，我不會打死的。你瞧，我力氣多大。』而現在，喏，他就躺在法國薩爾堡城郊的公墓裏。也許這個兒子不會給辭掉工作的。要知道，給解雇的首先是四十五歲以上的那些人呀。工廠的大門口也這樣寫：『不招收四十五歲以上的工

人。」

雖然父親還是個結實的漢子，但他也給解雇了。要是人滿了四十五歲，那就是說他應該死麼？母親對小女兒的臉望了一眼。只有小女兒羅莎留在自己身邊。還有湯姆。可是大兒子在哪兒呢？

而湯姆却在想着別的事。他在廣告招貼上讀到過：『請喝楓汁①。既有益，又營養，又可口！』

他們昨天吃了最後一次飯。有一個女人給了他們一包雞蛋粉。可是，這是昨晚上的事，而現在已經是日中了。湯姆想起，他是怎麼在祖父的農場裏喝楓汁的。他們在楓樹上挖了一條條的槽，把楓汁收集到桶裏去。而後祖父把楓汁放在大桶裏煮。煮好後，湯姆就喝起那琥珀似的厚厚的楓汁來了。

這一切已是那麼久了！看來，從那時起，好像已經過了整整一段無窮無盡的日子。湯姆惋惜他那時候喝楓汁沒有帶麵包。要是現在的話，他就要把楓汁塗在麵包上。這個

① 楓樹的汁味甜，可以用來製造糖和糖漿，也可製成飲料。

男孩子走得愈來愈慢。

『湯姆！』母親的聲音從遠遠的地方傳來。

湯姆向前望了一眼。父親跟母親在大路上站住了腳。父親彎着腰站着，而母親却相反，她向後昂起頭，因為她抱着羅莎，感到很重。

湯姆加緊腳步。他太累了。要是能吃點東西，那當然可以走得快一點。可是現在，他那兩隻穿着破皮鞋的腿兒，却慢吞吞地跨動着。

母親憐惜地望着那走過來的孩子。

『你很想吃嗎？』她問。

湯姆挺直身子。他昂起頭，舐舐那刮裂開來的嘴唇：

『想吃。可不是現在。還早着哩。也許晚上我們能弄到點東西吃的。』

母親把睡着的羅莎換了另一隻手抱。

『祖特，要是能給她搞點東西來喝喝多好。』她向父親轉過身來說。

父親默默地望了一下草原：四周只有給太陽晒得發枯的草兒。

『走吧。』母親向前望了一眼。『喏，那邊好像有個農場似的。湯姆，可別落在後面。』

孩子點點頭，他們又開步走。沒過多少時候，母親已開始落在父親後面。這孩子走得最慢，在他和父母之間，很快又是一個很大的距離。

他們這樣走了很久，一直走到大路左邊開始出現一片圍着鐵絲網的、種着洋山芋的田地，這片田地無窮無盡，一直向地平線的那邊伸過去。洋山芋已經收穫了。

『是個大農場哩。』父親說。

母親不回答。她在想：這種大農場，看來什麼也不會給的。

湯姆追上了他們。

『爸爸，』他提議說，『我爬到鐵絲網下面去看看：也許那邊地上還剩下一點洋山芋吧？』

『不要。』父親搖搖頭。『我們到農場裏去，去問問有沒有什麼工作。』母親嘆了一口氣。他們已經問了好幾次了！而工作還是沒有，沒有！

湯姆也嘆了口氣。他在想那又白又大的洋山芋，給煮得滾燙地冒着水氣。

他們又走了三公里路的光景。在大路拐彎過去的地方，出現了農場——有三個漆着白漆的高高的儲藏塔，有好幾個屋頂傾斜的長形倉庫，和一個住着工人的小棚子。

太陽已經開始向地平線下降，已不那麼熱了。

湯姆忽然停住了腳。

『爸爸，你瞧，好多洋山芋呵！』他說得很低，好像在耳語似的。

所有的三個人都停住了腳。就在他們面前，在那有刺的鐵絲網後面，高高堆着幾大堆洋山芋。

好多可以吃的東西啊！他們默默地望着這一大堆財產。在院子一直裏面，有好幾個工人彎着腰，在收拾着一些救火用的皮管。其中有一個看見了站在柵牆外的人們，就伸直身子，不知在嚷着什麼。

『你告訴他們，說我們什麼也不要。』父親對母親說。『我們只要喝點水。我們可不是叫花子。』

『那當然，那當然！』母親說。『別担心，我只是討點水。』母親順着柵牆，向工人跨了幾步。

『你們這兒可有水嗎？』母親請求着說。

『我們這兒什麼也沒有。』其中有一個工人回答說，『連水也沒有。我們這兒的水是從別的農場運來的。』

『先生，』父親對他說，『也許這兒有什麼工作吧？我們只需要一點點洋山芋。我是個老技工，我全部的工具都在這兒。』父親點點頭，指指肩後的布袋說，『我們不要錢。』

『只要一點洋山芋嗎？』那工人重複着說。看來，好像他還想說些什麼，可是，正在這個時候，院子一直裏面傳來一陣有力的叫喊聲：『喂，那邊是誰？』

『老闆來啦！』工人低低地說。

一個身材不大的漢子向他們跑來，他頭額突出，臉兒通紅。他的眼睛一點也不客氣地打量着他們。

『你們要什麼？』他向三個過路的人問。

『你們這裏沒有工作吧？』母親說。

『我們想找點活幹幹，好得到一袋洋山芋。』

『我這兒什麼也沒有。』那男人說。

『別呆在這裏。走！』

『我們走！』父親忍不住了。他轉過身來，很快地順着大路走去。

『我要吃！』羅莎哭着說。

『好啦，馬上就有了，馬上就有了！』

母親說。『我們很快就要到了。』

『喂，你們聽着！』農場老闆的聲音



“我這兒什麼也沒有，”那男人回答說。“別呆在這兒。走！”

傳了過來。『你們可別在這兒留下來過夜啊！這是不允許的。在那邊——在向前三公里的地方，有一個失業工人的野營。而這裏呀，我晚上要放狗出來的！』

他們走到野營的時候，天已經開始黑起來。實在說，這並不是個野營。只是在大路的旁邊，有一個寬闊的可以避風的凹地，凹地中間有一條小溪。在那裏可以很方便地燃起篝火，在聚攏來的那些人中間，已經有人點起篝火了。

沒有東西吃的那些人，都坐在一起，燒着一個大篝火。而那些有東西可吃的人，就各管各地躺下。這並不是吝嗇，決不是。要是誰有一點豆子，那必須給自己的孩子吃，這是挺簡單的呀。路上飢餓的人有成千成萬哩。

父親、母親和湯姆，在大篝火不遠的地方坐下來。最初的時候，誰都沒有力氣做事情。湯姆老在想洋山芋。他已經開始餓得要嘔，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不掉眼淚。父親垂下頭坐着。

『要吃！……』羅莎又拉長着聲音說。

『你安靜點！』母親扯扯她身上的衣服，囁了起來。『你去試試看，把你的工具拿

點出來去換點吃的吧。反正帶在身邊也是沒活做！」她對父親說。

湯姆驚奇地望望母親。她對父親說這樣的話還是第一回。那些工具——是留在他們身邊的唯一的東西了。湯姆料想父親會發火的，可是他却把頭垂得更低，輕輕地說：

『沒辦法……』

他慢慢解開布袋，開始搜索起來，接着，掏出一個旋螺絲釘的錐子，把它放在手中翻來覆去。

最後他站起身來，彎着腰向那堆大篝火走去。母親和孩子們默默地在後面瞧着他。父親很久沒有回來。他站在篝火邊，下身給紅色的反光照得雪亮。篝火邊的人們噙着地鬧了一陣。最後父親才走回來。

天已經很黑了，可是，母親和孩子們看見他的手裏還是拿着那把錐子。湯姆感覺到好像有一塊熱烘烘的東西升到喉嚨口。他把頭轉過去，使勁不給自己的眼淚掉下來。

父親走了過來。

『那邊的人很好，』他說。這時，母親突然看見他的臉兒又快活又發窘。『他們請

我們到篝火那邊去。他們有洋山芋。」

『你說什麼！』母親說。『竟然有這種人嗎！』

在湯姆聽來，她的聲音發得有點像哭。她站起身，雙手抱住羅莎：

『湯姆，把襯衫扯扯好！』

篝火旁有一個身材矮小的男人，他頭髮烏黑，小臉兒上現出輕快的微笑。他大聲地歡迎着母親：

『坐下吧，坐下吧，坐位都夠！洋山芋也夠。喂，你這長腿兒，把自己的腿收攏點！』

『沒關係，沒關係。』母親說。『我們隨便坐坐就行了！』

圍在篝火四周的人本來只有九個，他們擠緊了一下，讓出位子給新來的人。

『你們拿這堆裏的洋山芋吧。可有鍋子？把鍋子掛在棍子上吧！』

母親盛滿了一鍋子的洋山芋。

『別怕難爲情，』黑頭髮的人說。『這種洋山芋對我們說來，是一錢不值的。我們